

短短三周的南疆之行，我的感受刻骨铭心。

那是三十七年以前的事。乌鲁木齐到喀什还没有高速公路，虽有民航，但每周只有一两班，而且是小飞机，如果没有特别关系，很难如愿成行。

从乌鲁木齐出发，汽车沿新兰铁路前行，出柴窝铺，经盐湖、达坂城、吐克逊、焉耆、轮台，到库尔勒以后，才开始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缘南下，经库车、新和、阿克苏……到南疆喀什，然后东折，深入南疆沙漠深处的柯克亚油田。

右边是寸草不生、焦炭般的天山南麓，左边是一望无垠的沙漠和戈壁，公路就在其间延展，举目所见，不是流动性的，就是半固定的沙漠，绵延起伏的沙丘，新月形的弯弓一律朝向西北，一架连着一架，浪涛似的朝沙窝的无尽处推去，稀稀落落的胡杨、红柳、沙枣、骆驼刺……在其间顽强地生长着，风，在绵延起伏沙梁间怪叫，嗖……呜……像狼嚎，像驴叫，也像黄羊群在奔跑，不时卷起

广州番禺的大岭村，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祠堂的可见之处不少，但我印象深刻的只有蚝壳墙。一壁厚厚的蚝壳墙立于眼前，不容我不细细端详。我的手伸出去，轻轻地触摸五六百年前的蚝壳。蚝壳凉凉、硬硬，似在向我讲述明代的风云。

### 大岭村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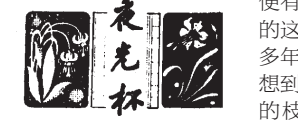
武俊岭

一行四人，沿着玉带河的左岸小路南行。路的左侧，有五六亩菖蒲。菖蒲叶子绿着，蒲棒则直挺挺立。菖蒲坑的旁边，有四棵叶子碧绿的树，枝条于空中交织起来，形成一个亭子。我走进去，躲避了一会阳光的炽热。

前方二百多米，大魁阁塔耸立着，让我的脚步加快。在离塔二十多米的地方，我驻足仔细观察：此塔共有三层，青砖砌就。墙体往上，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有一点斜度。塔顶的形状，像是古代兵士的头盔。临近，看到每层塔上题有四字，分别是：日月齐光、司命司。作镇菩山。同行知情者介绍，这三层的字，分别是村子的状况、榜眼、探花所题。我听了，无声而笑，因为细看这三层的题字，字体、水平差不多的，都是楷中略有行书之意。

跨过龙津桥，到了河的右岸，继续前行，走到陈氏显宗祠。这里引起我兴趣的，是大门口两个石狮下面的石墩。石墩的几个平面，雕饰着生动的生活场景。细细辨认，看清楚这样几组：一个老人喝茶，仆人一旁侍立；书生用功于书房，书童殷勤侍候；一个老人安坐，教育垂手而立的晚辈；一高一矮两人，指点、欣赏墙上书画。

显宗祠北面不远，是两塘公祠。正门门额题有“两塘公祠”四字；左右门框，各书“颍川世泽”“大岭



一股股沙尘柱，笔直，傲岸，自信，随风而走，完全人格化了，如血残阳一映衬，无法不教人去品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境界，和骆驼传来的驼铃一样，叮咚，叮咚……不同的心情，会唤起不同的生活感受，或壮丽，或深邃，或悲凉……至于戈壁滩，那狼藉的砂石，小者如拳如鸡，大者如牛如马，均如鹅卵石一般光洁如镜，向我证明它们在洪荒年代是怎样接受滚滚洪流的砥砺，才如此娇柔如处子的……不需要经历遮天蔽日、飞沙走石的沙尘暴，只需感受一下，骄阳投射在砂石上折射出来的烈焰，如何在蒸腾跳跃，就足以天地之悠久，造物之无所不能，而人是如此之渺小与无助，情不自禁地去重新审视生命与人生。入夜，连教人厌恶的蚊子，也会以它特有的方式，鼓动我们去深化这一感受。要不，人歇脚的小旅店店内，在灯光中以如雷之声欢迎旅客的，为什么在电灯一关之后，就偃旗息鼓，让人静心去沉思？

### 荒漠的馈赠

——行走天地之中之十九

俞天白

也不改这一姿态，就因为，荒凉，神秘，多变，虽然充满了粗犷的、野性的美，但处处隐藏着生死攸关的恐怖，这是大漠基本性格。最缺的是水，干燥造成了大漠的荒凉，也成了最残酷的杀手。其艰难困苦无所不在。僵而不腐的驴马之类的动物，一具具躺在公路旁边，经年不断，都在告诉人们这一无情的现实。温差之大，白天与黑夜、阴影处与阳光下，简直判若寒暑。已经成了垃圾的脆薄的西瓜皮，为保护水分而长得特别结实的翠绿表皮所保留着的那一点一滴，却有可能成为荒漠旅人的甘露，或有时之需那一刻，滋润一下唇舌，争一线生机，而且被捧为了生存的圭臬；更可贵的，是完全为了他人着想的圭臬！

跨越三十七个寒暑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情景，始终断断续续，在不同场合，重现在我的眼

天空。它的叶子厚厚的、密密的，其绿色，有新绿、有嫩绿、有深绿。我走到树下，摩挲着树的身子。抬头，看到枝叶与白云在一起。此时，我想到了佛陀于菩提树下的悟道：贪、嗔、痴。世人，都会受到三毒的戕害，应该自觉地规避。

在陈氏显宗祠逗留时，我就知道了此村的兴旺主要在明清时期。仅陈氏一族，几百年里便出过1名探花、34名进士、53个举人。温饱之余代代相传的好学风尚，是此村人才辈出的原因。

红糯相互搅拌，浇入蚝壳缝隙。这样建成的蚝壳墙，冬暖夏凉、不积雨水、不怕虫蛀，并且还

有隔音效果，适合岭南地区的气候。米汤与红糯相混，相当于现在的混凝土了。古人也真会想办法。垒墙的蚝壳，大小并不一样。蚝壳没有棱角，也可以说是不规则的。恰恰就是这么不规则的蚝壳，在人们的精心排列下，形成了媲美石头、青砖垒成的墙壁。这，让我想到文学语言不是现成词语的简单组合，而应像王羲之书法那样：掣妇将雏，大小虚实、相向相背，才能神足气完、意蕴横生。

在一个胡同里看到一个很小的屋子，三四平方米的样子。屋子的前面，立有一木质牌子，上面介绍说，这是姑婆屋。村子里尚未出嫁的女子，年老时便到这屋子里等待生命的终结。看看屋子的逼仄，想想这类女子的命运，我的心沉重起来。

我们在胡同里转了向。费了半天劲，才找到那棵百年古树菩提树。也许人喜欢阅读佛经的关系，我一见到菩提树，便有点微微的激动。眼前的这棵菩提树，已有一百多年。它的树干端直，让我想到四大天王的伟岸。它的枝条繁密、坚韧，上指

前，但慢慢聚焦到的，竟是应当被当作垃圾处理的一块块西瓜皮！

没错，是堪称沙漠水囊的西瓜的那一层皮！

那几天，在简陋的公路边，在人迹所到处，不时可以看到吃了瓤的西瓜皮，有新鲜的，也有干瘪的，不论厚薄，一律绿皮朝上，瓢子朝下，精心地搁置着。即便散乱如随手所为，

也不改这一姿态，就因为，荒凉，神秘，多变，虽然充满了粗犷的、野性的美，但处处隐藏着生死攸关的恐怖，这是大漠基本性格。最缺的是水，干燥造成了大漠的荒凉，也成了最残酷的杀手。其艰难困苦无所不在。僵而不腐的驴马之类的动物，一具具躺在公路旁边，经年不断，都在告诉人们这一无情的现实。温差之大，白天与黑夜、阴影处与阳光下，简直判若寒暑。已经成了垃圾的脆薄的西瓜皮，为保护水分而长得特别结实的翠绿表皮所保留着的那一点一滴，却有可能成为荒漠旅人的甘露，或有时之需那一刻，滋润一下唇舌，争一线生机，而且被捧为了生存的圭臬；更可贵的，是完全为了他人着想的圭臬！

应该说，关心他人，关心他人的生命，关心他人的痛痒，就是关心自身。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之初”，不管这个“他人”是男是女，是长是幼，是亲是疏，是高贵还是贫贱，又因何而来。可惜，就因为这道理太“常识”而被忽视，被忽视最多、最不应该的，总是在物资充裕、风调雨顺的环境中，表现在属于被贬斥到垃圾地位的西瓜皮之类的小事小节上！在这里，却重新发现其价值，以此方式表示对生命的珍惜，对大自然的敬畏，实践约翰·堂登在《祈祷文集》中所说的，“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并作为了约定俗成的规矩，从力所能及的细微处，对来到此地的所有那位“他人”，加以关爱和支持，不管能否提供帮助，初衷不改，坚守如一！这就是三十多年来不时盘旋在我脑际，以致成了记忆聚焦的原因。它不时提醒我，行走天地之中，风和日丽，水草肥美，丰衣足食，固然幸运，但天荒地老，风刀霜剑，惊沙扑面，如茫茫荒漠之于人类，何尝不是净化我们内心、磨炼我们意志、不断地去完善人性、提升生存技巧、丰富生存智慧的一个机会？

我和诗讨论，周诗曰：“髯公作牺牲，群餐快朵颐。当此大伏天，趋之不忘疲。登盘引饕吻，辘辘肠鸣饥。酥软东坡肉，洁白和阗脂。羊肚清而脆，羊头瘦实肥。不闻羯羶臭，但觉蒜酪怡。大杯神仙曲，快饮不留杯。云是伏羊节，陋未前闻知。五谷岁丰登，自劳亦其宜。长夏不食羊，家乡明训持。云欲生内熟，甚致疮毒危。今也反其道，能不致人疑。入境不知俗，使我愧赧滋。恨不亲盛会，末由骋妙辞。翘首望和章，定必得精骑”。作为一位百岁老人的良言，无疑对时下一味夸赞的伏羊节是有警示意义的。



此物最相思 (中国画) 陆大同

一只蒲绒枕芯，再感受一下小时候的惬意。香蒲的叶片很坚韧，是编东西的好材料，可以用来编织蒲扇、蒲席、蒲包，《孔雀东南飞》里有“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这样的诗句，这个蒲苇，我认为就是指香蒲。香蒲有悠久的植物文化，《诗经·陈风·泽陂》里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这个“蒲”也是指的香蒲。古代诸侯祭祀时使用的座席，底部便是用较粗的香蒲叶铺垫加厚，上面则用较细的莞草编织。寻常百姓家也常采收香蒲制作“蒲席”，《九怀·尊嘉》中就讲到“抽蒲兮陈坐”，船中的座席就是用香蒲编成。

### 东方香蒲

玉玲珑

从中游弋，人误入其中，扑棱棱飞起，再现了易安笔下“惊起一滩鸥鹭”的场景，很有情趣。香蒲一身都是宝，它的根茎可以用来吃，剥去外皮，露出里面洁白如玉的根茎来，有点类似于茭白，比茭白更纤细。清炒着吃，不放过任何东西，清新爽口，带着湖水的清幽与清香，别有一番风味，小时候常吃，现在倒成了稀罕物了。

蒲黄也就是它的花粉，是一味中药，过去人们常用蒲棒做枕芯，蒲绒质地柔软，有清热解毒安神的功效。我小时候的枕芯就是用蒲棒做的，每天睡觉都有一股子清香，绿色又环保，对身体也大有裨益，有机会要做

### 最后一件外套

刘伟馨

阿根廷影片《最后一件外套》开场，我们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屋子里一家老少三代正在拍合家欢照片，随后，每个人都和主人告别。房主是一位88岁的老人，叫布尔斯特，是一个裁缝。看上去的合家欢并没能掩盖住老人的悲伤，他的女儿们想卖掉他的房子，然后把他送进养老院里。腿部有疾、可能无家可归的布尔斯特，独自一人，连夜购票，悄悄地，他要到南美去东欧的波兰。

整部电影，老人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头戴鸭舌帽，身穿西服，手拿行李箱外加一件带衣架的蓝色外套，一瘸一拐行走在路上。他先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飞往西班牙马德里，然后坐火车去波兰华沙，中间在法国巴黎转车。他为什么如此匆忙地去华沙？布尔斯特开始只说：“我要送一外套给我的朋友。”

这事实上是一部公路片，穿行的旅程，不仅仅是属于地理的，更是心理的：作为纳粹大屠杀的犹太幸存者，70年前恐怖的经历，又一次呈现在布尔斯特眼前。电影在他穿越几个国家的旅途上，让他向新认识的人讲述他过去的故事，也用主观闪回，让悲痛的场景重现。

布尔斯特出生在波兰罗兹，他的母亲是位老师，父亲是裁缝，他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只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在他眼前，父亲和舅舅被枪毙了。他的妹妹，只因为早生了一个月正好10岁，被送进了死亡列车（一万个从婴儿到10岁的孩子，装了20节车厢）。布尔斯特自己，去过强制劳动工厂，被赶到死亡营，从那里逃脱后，在森林里迷了路，吃过鸟，吃过草根，喝过雨水。电影闪回里，有一个年轻时布尔斯特瘸着腿、穿行在波兰罗兹街头的场景。他满脸伤痕，虚弱不堪。是他的朋友皮奥特瑞克救了他，把他安置在自己长大的房间里。皮奥特瑞克是他父亲裁缝店职工的儿子，他们出生在一个冬天，是很要好的朋友。1945年，皮奥特瑞克给了布尔斯特一件外套和一些钱，让布尔斯特去投靠皮奥特瑞克在阿根廷的阿姨。布尔斯特曾发誓去罗兹看望皮奥特瑞克，但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兑现诺言，直到现在，他决定送一件外套给年轻时的朋友，他的救命恩人，他要完成他的承诺。

这部电影以布尔斯特的行走，串联起城市风景，比如马德里、巴黎和华沙，也让不同的人轮流登场，拓宽了叙事面。在飞马德里的航班上，认识了有非法居留嫌疑的音乐家；和马德里旅店老板娘有过一段轻松的交往；在巴黎车站，德国女人类学家化解了他的冷淡和怨恨；在波兰，护士陪着重回罗兹故乡，寻找失联的朋友；和女人人类学家相逢的场景很有意思。布尔斯特坐火车去波兰，不愿经过德国，女人人类学家道歉：“德国现在不一样了，它变了。我们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负全部责任。我个人觉得很愧疚。”当布尔斯特提出不愿踩到德国土地时，女人人类学家用衣服铺在地上，让他通过。

布尔斯特由米盖尔·安赫尔·索拉扮演，他的多维表演使得影片层次更为丰富。他有犹太人的精明，比如在马德里旅馆讨价还价；还很狡黠，飞机上的饶舌，让音乐家离座可以让自己舒服地躺下；有点古怪，比如出租车上听不得司机叫他“老爷爷”，非要让女儿说恭维自己的话，否则把女儿赶走；也很慷慨，给音乐家往返机票；与旅馆老板娘相处时不乏幽默；更有自尊和宽容；最后和女人人类学家拥抱；还有感恩：一定要回波兰，找到朋友，送去外套。

影片的结尾，让我们揪心：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会再相见吗？经过几次失望的敲门、问询，眼看无望之际，摄影机定格在楼梯旁一间屋子，里面的老人正是皮奥特瑞克，透过窗户，他和布尔斯特四目相望。时隔70多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对话：“这是最后一件外套，感谢你送我的式样做的。”“45码，还是蓝色的。”他们相见、哭泣、拥抱。“我们回家。”这是他们的归宿。

一只蒲绒枕芯，再感受一下小时候的惬意。香蒲的叶片很坚韧，是编东西的好材料，可以用来编织蒲扇、蒲席、蒲包，《孔雀东南飞》里有“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这样的诗句，这个蒲苇，我认为就是指香蒲。香蒲有悠久的植物文化，《诗经·陈风·泽陂》里有“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这个“蒲”也是指的香蒲。古代诸侯祭祀时使用的座席，底部便是用较粗的香蒲叶铺垫加厚，上面则用较细的莞草编织。寻常百姓家也常采收香蒲制作“蒲席”，《九怀·尊嘉》中就讲到“抽蒲兮陈坐”，船中的座席就是用香蒲编成。

### 十日谈

宛在水中央

水八仙中，故事最多的是莲藕。

责编：杨晓晖